通鑑紀事本末

DS
747
.2
S755Y8
1873
v.71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c403/6
ASIAN COLLECTION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illegible]
130 St. George Street
[illegible] CANADA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十六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朱溫取淄青
唐昭宗天復三年春正月平盧節度使王師範頗好學以忠義自許爲治有聲迹朱全忠圍鳳翔韓全誨以詔書徵藩鎭兵入援乘輿師範見之泣下霑衿曰吾屬爲帝室藩屛豈得坐視天子困辱如此各擁彊兵但自衞乎會張濬自長水亦遺之書勸舉義兵師範曰張公言正會吾意夫復何疑雖力不足當死生

以之時關東兵多從全忠在鳳翔師範分遣諸將詐為貢獻及商販包束兵仗載以小車入汴徐兗鄆齊沂河南孟滑河中陝虢華等州期以同日俱發討全忠適諸州者多事泄被擒獨行軍司馬劉鄩取兗州時泰寧節度使葛從周悉將其兵屯邢州鄩先遣人為販油者入城詗其虛實及兵所從入丙午鄩將精兵五百夜自水竇入比明軍城悉定市人皆不知鄩據府舍拜從周母每旦省謁待其妻子甚有恩禮子弟職掌供億如故是日青州牙將張居厚帥壯士二百將小車至華州東城知州事婁敬思疑其有異剖

視之其徒大呼殺敬思攻西城崔脩在華州帥衆拒之不克走至商州追獲之全忠留節度判官裴廸守大梁師範遣走卒齎書至大梁廸問以東方事走卒色動廸察其有變屛人問之走卒具以實告廸不暇白全忠亟請馬步都指揮使朱友寧將兵萬餘人東巡兗鄆友寧召葛從周於邢州共攻師範全忠聞變亦分兵先歸使友寧幷將之　王師範遣使以起兵告李克用克用貽書褒贊之河東監軍張承業亦勸克用發兵救鳳翔克用攻晉州聞車駕東歸乃罷

三月戊午朱全忠至大梁王師範弟師魯圍齊州朱

友寧引兵擊走之師範遣兵益劉鄩軍友寧擊取之由是兗州援絕葛從周引兵圍之友寧進攻青州戊辰全忠引四鎮及魏博兵十萬繼之 夏四月王師範求救於淮南乙未楊行密遣其將王茂章以步騎七千救之又遣別將將兵數萬攻宿州全忠遣其將康懷英救宿州淮南兵遁去 五月朱友寧攻博昌月餘不拔朱全忠怒遣客將劉捍往督之捍至友寧驅民丁十餘萬負木石牽牛驢詣城南築土山既至并人畜木石排而築之冤號聲聞數十里俄而城陷盡屠之進拔臨淄抵青州城下遣別將攻登萊淮南

將王茂章會王師範弟萊州刺史師誨攻密州拔之斬其刺史劉康乂以淮海都遊奕使張訓爲刺史六月乙亥汴兵拔登州師範帥登萊兵拒朱友寧於石樓爲兩柵丙子夜友寧擊登州柵柵中告急師範趣茂章出戰茂章按兵不動友寧破登州柵進攻萊州柵比明茂章度其兵已疲乃與師範合兵出戰大破之友寧旁自峻阜馳騎赴敵馬仆青州將張士梟斬之傳首淮南兩鎮兵逐北至米河俘斬萬計魏博之兵殆盡全忠聞友寧死自將兵二十萬晝夜兼行赴之秋七月壬子至臨朐命諸將攻青州王師範出戰

汴兵大破之王茂章閉壘示怯伺汴兵稍懈毀柵而出驅馳疾戰戰酣退坐召諸將飲酒已而復戰全忠登高望見之問降者知爲茂章歎曰使吾得此人爲將天下不足定也至晡汴兵乃退茂章度衆寡不敵是夕引軍還全忠遣曹州刺史楊師厚追之及於輔唐茂章命先鋒指揮使李虔裕將五百騎爲殿虔裕殊死戰師厚擒而殺之師厚潁州人也張訓聞茂章去謂諸將曰汴人將至何以禦之諸將請焚城大掠而歸訓曰不可封府庫植旗幟於城上遣羸弱居前自以精兵殿其後而去全忠遣左踏白指揮使王檀

攻密州既至望旗幟數日乃敢入城見府庫城邑皆完遂不復追訓全軍而還全忠以檀爲密州刺史

八月戊辰朔朱全忠畱齊州刺史楊師厚攻青州身歸大梁　楊師厚屯臨朐聲言將之密州畱輜重於臨朐九月癸卯王師範出兵攻臨朐師厚伏兵奮擊大破之殺萬餘人獲師範弟師克明日萊州兵五千救青州師厚邀擊之殺獲殆盡遂徙寨抵其城下

戊午王師範遣副使李嗣業及弟師悅請降於楊師厚曰師範非敢背德韓全誨李茂貞以朱書御札使之舉兵師範不敢違仍請以其弟師魯爲質時朱全

忠聞李茂貞楊崇本將起兵逼京畿恐其復刼天子西去欲迎車駕都洛陽乃受師範降選諸將使守登萊淄棣等州即以師範權淄青留後師範仍言先遣行軍司馬劉鄩將兵五千據兖州非其自專願釋其罪亦遣使語鄩　葛從周攻兖州劉鄩使從周母乘板輿登城謂從周曰劉將軍事我不異於汝新婦輩皆安居人各為其主汝可察之從周歔欷而退攻城為之緩鄩悉簡婦人及民之老疾不足當敵者出之獨與少壯者同辛苦分衣食堅守以扞敵號令整肅兵不為暴民皆安堵久之外援既絕節度副使王彥

温踰城出降城上卒多從之不可遏鄩遣人從容語彥温曰軍士非素遣者勿多與之俱又遣人徇於城上曰軍士非素遣從副使而敢擅往者族之士卒皆惶惑不敢出敵人果疑彥温斬之城下由是衆心益固及王師範力屈從周以禍福諭之鄩曰受王公命守此城一旦見王公失勢不俟其命而降非所以事上也及師範使者至丁丑始出降從周為具齎裝送鄩詣大梁鄩曰降將未受梁王寬釋之命安敢乘馬衣裘乎乃素服乘驢至大梁全忠賜之冠帶辭請囚服入見不許全忠慰勞飲之酒辭以量小全忠曰取

兖州量何大邪以爲元從都押牙是時四鎭將吏皆功臣舊人鄩一旦以降將居其上諸將具軍禮拜於庭鄩坐受自如全忠益奇之未幾表爲保大留後葛從周久病全忠以康懷英爲泰寧節度使代之

昭宣帝天祐二年春正月庚午朱全忠命李振知青州事代王師範　二月李振至青州王師範舉族西遷至濮陽素服乘驢而進至大梁全忠客之表李振爲青州留後　三月庚午以王師範爲河陽節度使

張溥曰王師範平盧節度使王敬武子也敬武初爲平盧軍牙將逐安敬儒自稱留後朝廷因

而命之敬武卒師範尙㓜張蟾謀叛昭宗拜崔
安潛出鎭平盧竟不受代驅歸京師彼父子素
梗朝命効尤諸鎭習而不疑急君赴難非其所
圖然朱温圍鳳翔韓全誨矯制徵藩鎭兵入援
師範捧詔泣下霑襟卽分遣諸將西馳梁軍當
天下無君之日獨伸方伯連帥之義試以較黃
巢入寇高駢出屯東塘劉季述等作亂韓建擁
華州不討者順逆懸天壤矣温佷譎善鬬其將
葛從周朱友寧皆驍勁歷百戰師範欲以一方
捍之勢誠不敵顧淮南助師威過汴將淄青戰

士互倚為雄王茂章飲酒縱兵温登高畏懼歎州柵之役張士梟馳斬友寧如攫嬰兒斯時義兵振呼賊徒崩喪使持久不屈縱未能滅此朝食亦可劃强自衞與梁犄角迺揚師厚奮攻青州王師克被擒師範遽摧阻開城請降何無策也劉鄩好兵有機略從敬武父子立功久援師方發鄩以步兵五百襲破兗州獲葛從周母妻子弟遇之以禮從周盡銳來圍鄩嚴守不下師範若與協力拒賊効死勿去兗非故土可以歸梁淄青則天子版宇祖宗封域他人不得而有

也且昭宗出幸溫師東還與師範戰者獨一楊師厚度茂章鄩等皆足當之賊雖强不若尹子奇青州雖困不若睢陽而遽修牽羊之禮甘軹道之辱此直以土地授人惡能復恤其後哉溫既篡位召師範爲金吾上將居洛陽朱友寧妻涕泣請據讎人之胸遂假此名誅無遺種師範臨死召宗族會飲猶懼少長失序下媿先人酒半以次起就戮於坑前者素服乞降祇求一生今乃禍盡家族溫之不仁誠甚然旅獒其巢託命無所即項籍不能赦子嬰何尤於芒碭大盜

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十六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十七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朱溫篡唐崔胤誅宦官附

唐昭宗光化三年春二月以吏部尚書崔胤同平章事充清海節度使　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王摶明達有度量時稱良相上素疾宦官樞密使宋道弼景務脩專橫崔胤日與上謀去宦官宦官知之由是南北司益相憎疾各結藩鎮爲援以相傾奪摶恐其致亂從容言於上曰人君當務明大體無所偏私宦

官擅權之弊誰不知之顧其勢未可猝除宜俟多難
漸平以道消息願陛下言勿輕泄以速奸變胤聞之
譖摶於上曰王摶奸邪已爲道弼輩外應上疑之及
胤罷相意摶排己愈恨之及出鎮廣州遺朱全忠書
具道摶語令全忠表論之全忠上言胤不可離輔弼
之地摶與敕使相表裏同危社稷表連上不已上雖
察其情迫於全忠不得已胤至湖南復召還六月以
胤爲司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摶罷爲工部侍郎以
道弼監荊南軍務脩監青州軍戊辰貶摶溪州刺史
己巳又貶崖州司戶道弼長流驩州務脩長流愛州

是日皆賜自盡摶死於藍田驛道弼務脩死於霸橋
驛於是胤專制朝政勢震中外宦官皆側目不勝其
憤　初崔胤與上密謀盡誅宦官及宋道弼景務脩
死宦官益懼上自華州還忽忽不樂多縱酒喜怒不
常左右尤自危於是左軍中尉劉季述右軍中尉王
仲先樞密使王彦範薛齊偓等陰相與謀曰主上輕
佻多變詐難奉事專聽任南司吾輩終罹其禍不若
奉太子立之尊主上爲太上皇引岐華兵爲援控制
諸藩誰能害我哉十一月上獵苑中因置酒夜醉歸
手殺黃門侍女數人明旦日加辰巳宮門不開季述

詔中書白崔胤曰宮中必有變我內臣也得以便宜從事請入視之乃帥禁軍千人破門而入訪問具得其狀出謂胤曰主上所爲如是豈可理天下廢昏立明自古有之爲社稷大計非不順也胤畏死不敢違庚寅季述召百官陳兵殿庭作胤等連名狀請太子監國以示之使署名胤及百官不得已皆署之上在乞巧樓季述仲先伏將士千人於門外與宣武進奏官陳嚴等十餘人入請對季述仲先甫登殿將士大呼突入宣化門至思政殿前逢宮人輒殺之上見兵入驚墮牀下起將走季述仲先掖之令坐宮人走白

皇后后趨至拜請曰軍容勿驚宅家有事取軍容商量季述等乃出百官狀白上曰陛下厭倦大寶中外羣情願太子監國請陛下保頤東宮上曰昨與卿曹樂飲不覺太過何至於是對曰此非臣等所爲皆南司衆情不可遏也願陛下且之東宮待事小定復迎歸大內耳后曰宅家趣依軍容語卽取傳國寶以授季述宦官扶上與后同輦嬪御侍從者纔十餘人適少陽院季述以銀撾畫地數上曰某時某事汝不從我言其罪一也如此數十不止乃手鎖其門鎔鐵錮之遣左軍副使李師虔將兵圍之上動靜輒白季述

穴牆以通飲食凡兵器針刀皆不得入上求錢帛俱不得求紙筆亦不與時大寒嬪御公主無衣衾號哭聞於外季述等矯詔令太子監國迎太子入宮辛卯矯詔令太子嗣位更名縝以上爲太上皇皇后爲太上皇后甲午太子即皇帝位更名少陽院曰問安宮季述加百官爵秩與將士皆受優賞欲以求媚於眾殺睦王倚凡宮人左右方士僧道爲上所寵信者皆搒殺之每夜殺人晝以十車載尸出一車或止一兩尸欲以立威將殺司天監胡秀林秀林曰軍容幽囚君父更欲多殺無辜乎季述憚其言正而止季述等

欲殺崔胤而憚朱全忠但解其度支鹽鐵轉運使而
已崔胤密致書全忠使興兵圖返正左僕射致仕張
濬在長水見張全義於洛陽勸之匡復又與諸藩鎮
書勸之進士無棣李愚客遊華州上韓建書略曰僕
每讀書見君臣父子之際有傷教害義者恨不得肆
之市朝明公居近關重鎮君父幽辱月餘坐視凶逆
而忘勤王之舉僕所未諭也僕竊計中朝輔弼雖有
志而無權外鎮諸侯雖有權而無志惟明公忠義社
稷是依往年車輅播遷號泣奉迎累歲供饋再復廟
朝義感人心至今謌詠此時事勢尤異前日明公地

處要衝位兼將相自宮闈變故已涉旬時若不號令率先以圖反正遲疑未決一朝山東侯伯唱義連衡鼓行而西明公求欲自安其可得乎此必然之勢也不如馳檄四方諭以逆順軍聲一振則元凶破膽旬浹之間二豎之首傳於天下計無便於此者建雖不能用厚待之愚堅辭而去朱全忠在定州行營聞亂丁未南還十二月戊辰至大梁季述遣其養子希度詣全忠許以唐社稷輸之又遣供奉官李奉本以太上皇誥示全忠全忠猶豫未決會僚佐議之或曰朝廷大事非藩鎮所宜預知天平節度副使李振獨曰

王室有難此霸者之資也今公爲唐桓文安危所屬季述一宦豎耳乃敢囚廢天子公不能討何以復令諸侯且幼主位定則天下之權盡歸宦官矣是以太阿之柄授人也全忠大悟卽囚希度奉本遣振如京師詗事既還又遣親吏蔣玄暉如京師與崔胤謀之又召程巖赴大梁　太子卽位累旬藩鎭牋表多不至王仲先性苛察素知左右軍多積弊及爲中尉鉤校軍中錢穀得隱沒爲奸者痛捶之急徵所負將士頗不安有鹽州雄毅軍使孫德昭爲左神策指揮使自劉季述等廢立常憤惋不平崔胤聞之遣判官石

戩與之遊德昭每酒酣必泣戩知其誠乃密以肖意說之曰自上皇幽閉中外大臣至於行間士卒孰不切齒今反者獨季述仲先耳公誠能誅此二人迎上皇復位則富貴窮一時忠義流千古苟狐疑不決則功落它人之手矣德昭謝曰德昭小校國家大事安敢專之苟相公有命不敢愛死戩以白肖肖割衣帶手書以授之德昭復結右軍清遠都將董彥弼周承誨謀以除夜伏兵安福門外以俟之

天復元年春正月乙酉朔王仲先入朝至安福門孫德昭擒斬之馳詣少陽院叩門呼曰逆賊已誅請陛

下出勞將士何后不信曰果爾以其首來德昭獻其首上乃與后毀屏而出崔胤迎上御長樂門樓帥百官稱賀周承誨擒劉季述王彥範繼至方詰責已爲亂梃所斃薛齊偓赴井死出而斬之滅四人之族并誅其黨二十餘人宦官奉太子匿於左軍獻傳國寶上曰裕幼弱爲凶豎所立非其罪也命還東宮黜爲德王復名裕丙戌以孫德昭同平章事充靜海節度使賜姓名李繼昭丁亥崔胤進位司徒胤固辭上寵待胤益厚己丑朱全忠聞季述等誅折程巖足械送京師并劉希度李奉本等皆斬於都市由是益重李

振庚寅以周承誨爲嶺南西道節度使賜姓名李繼
誨董彥弼爲寧遠節度使賜姓李並同平章事與李
繼昭俱留宿衛十日乃出還家賞賜傾府庫時人謂
之三使相癸巳進朱全忠爵東平王　丙午敕近年
宰臣延英奏事樞密使侍側爭論紛然既出又稱上
旨未允復有改易撓權亂政自今並依大中舊制俟
宰臣奏事畢方得升殿承受公事賜兩軍副使李師
虔徐彥孫自盡皆劉季述之黨也　鳳翔彰義節度
使李茂貞來朝加茂貞守尚書令兼侍中進爵岐王
劉季述王仲先既死崔胤陸扆上言禍亂之興皆由

中官典兵乞令胤主左軍扆主右軍則諸侯不敢侵陵王室尊矣上猶豫兩日未決李茂貞聞之怒曰崔胤奪軍權未得已欲翦滅諸侯上召李繼昭李繼誨李彥弼謀之皆曰臣等累世在軍中未聞書生爲軍主若屬南司必多所變更不若歸之北司爲便上乃謂胤扆曰將士意不欲屬文臣卿曹勿堅求於是以樞密使韓全誨鳳翔監軍使張彥弘爲左右中尉全誨亦前鳳翔監軍也又徵前樞密使致仕嚴遵美爲兩軍中尉觀軍容處置使遵美曰一軍猶不可爲況兩軍乎固辭不起以袁易簡周敬容爲樞密使李茂

貞辭還鎮崔胤以宦官典兵終爲肘腋之患欲以外兵制之諷茂貞留兵三千於京師充宿衞以茂貞假子繼筠將之左諫議大夫萬年韓偓以爲不可胤曰兵自不肯去非留之也偓曰始者何爲召之邪胤無以應偓曰留此兵則家國兩危不留則家國兩安胤不從　夏四月甲戌上謁太廟丁丑赦天下改元

初楊復恭爲中尉借度支賣麴一年之利以贍兩軍自是不肯復歸至是崔胤草赦欲抑宦官聽酤者自造麴但月輸榷酤錢兩軍先所造麴輒令減價賣之過七月無得復賣　崔胤之罷兩軍賣麴也并近鎮

亦禁之李茂貞惜其利表乞入朝論奏韓全誨請許
之茂貞至京師全誨深與相結崔胤始懼陰厚朱全
忠益甚與茂貞爲仇敵矣　上之返正也中書舍人
令狐渙給事中韓偓皆預其謀故擢爲翰林學士數
召對訪以機密渙綯之子也時上悉以軍國事委崔
胤每奏事上與之從容或至然燭宦官畏之側目事
無大小皆咨胤而後行胤志欲盡除之韓偓屢諫曰
事禁太甚此輩亦不可全無恐其黨迫切更生他變
胤不從六月丁卯上獨召偓問曰敕使中爲惡者如
林何以處之對曰東內之難敕使誰非同惡處之當

在正旦今已失其時矣上曰當是時卿何不爲崔胤言之對曰臣見陛下詔書云自劉季述等四家之外其餘一無所問夫人主所重莫大於信旣下此詔則守之宜堅若復戮一人則人人懼死矣然後來所去者已爲不少此其所以悩悩不安也陛下不若擇其尤無良者數人明示其罪置之於法然後撫諭其餘曰吾恐爾曹謂吾心有所貯自今可無疑矣乃擇其忠厚者使爲之長其徒有善則獎之有罪則懲之咸自安矣今此曹在公私者以萬數豈可盡誅邪夫帝王之道當以厚重鎭之公正御之至於瑣細機巧此

機生則彼機應矣終不能成大功所謂理絲而棼之
者也況今朝廷之權散在四方苟能先收此權則事
無不可爲者矣上深以爲然曰此事終以屬卿　閏
六月崔胤請上盡誅宦官但以宮人掌內諸司事宦
官屬耳頗聞之韓全誨等涕泣求哀於上上乃令胤
有事封疏以聞勿口奏宦官求美女知書者數人內
之宮中陰令詗察其事盡得胤密謀上不之覺也全
誨等大懼每宴聚流涕相訣別日夜謀所以去胤之
術胤時領三司使全誨等教禁軍對上喧譟訴胤減
損冬衣上不得已解胤鹽鐵使時朱全忠李茂貞各

有挾天子令諸侯之意全忠欲上幸東都茂貞欲上幸鳳翔胤知謀泄事急遺朱全忠書稱被密詔令全忠以兵迎車駕且言昨者返正皆令公良圖而鳳翔先入朝抄取其功今不速來必成罪人豈惟功爲它人所有且見征討矣全忠得書秋七月甲寅遽歸大梁發兵 八月甲申上問韓偓曰聞陸扆不樂吾返正正旦易服乘小馬出啓夏門有諸對曰返正之謀獨臣與崔胤輩數人知之扆不知也一旦忽聞宮中有變人情能不驚駭易服逃避何妨有之陛下責其爲宰相無死難之志則可也至於不樂返正恐出於

譏人之口願陛下察之上乃止韓全誨等懼誅謀以
兵制上乃與李繼昭李繼誨李彥弼李繼筠深相結
繼昭獨不肯從它日上問韓偓外閒何所聞對曰惟
聞敕使憂懼與功臣李繼筠交結將致不安亦未知
其果然不耳上曰是不虛矣比日繼誨彥弼輩語漸
倔强令人難安令狐渙欲令朕召崔胤及全誨等於
內殿置酒和解之何如對曰如此則彼凶悖益甚上
曰爲之柰何對曰獨有顯罪數人速加竄逐餘者許
其自新庶幾可息若一無所問彼必知陛下心有所
貯益不自安事終未了耳上曰善旣而宦官恃黨援

已成稍不遵敕旨上或出之使監軍或黜守諸陵皆不行上無如之何　九月癸丑上急召韓偓謂曰聞全忠欲來除君側之惡大是盡忠然須令與茂貞共其功若兩帥交爭則事危矣卿爲我語崔胤速飛書兩鎭使相與合謀則善矣壬戌上又謂偓曰繼誨彥弼輩驕横益甚累日前與繼筠同入輒於殿東令小兒歌以侑酒令人驚駭對曰臣必知其然茲事失之於初當正旦立功之時但應以官爵田宅金帛酬之不應聽其恣出入禁中此輩素無知識數求入對或妄論朝政或僭易薦人稍有不從則生怨望況惟知

嗜利爲敕使以厚利雇之令其如此耳崔胤本留衛兵欲以制敕使也今敕使衛兵相與爲一將若之何汴兵若來必與岐兵鬭於闕下臣竊寒心上但愀然憂沮而已冬十月戊戌朱全忠大舉兵發大梁韓全誨聞朱全忠將至丁酉令李繼誨李彥弼等勒兵劫上請幸鳳翔宮禁諸門皆增兵防守人及文書出入援閱甚嚴上遣人密賜崔胤御札言皆悽愴末云我爲宗社大計勢須西行卿等但東行也惆悵惆悵戊戌上遣趙國夫人出語韓偓朝來彥弼輩無禮極甚欲召卿對其勢未可且言上與皇后但涕泣相向

自是學士不復得對矣癸卯全誨等令上入閤召百官追寢正月丙午赦書悉如咸通以來近例是日開延英全誨等即侍側同議政事丁未神策都指揮使李繼筠遣部兵掠內庫寶貨帳帷法物韓全誨遣人密送諸王宮人先之鳳翔戊申朱全忠至河中表請車駕幸東都京城大駭士民亡竄山谷是日百官皆不入朝闕前寂無人十一月己酉朔李繼筠等勒兵闕下禁人出入諸軍大掠士民衣紙及布襦者滿街極目韓建以幕僚司馬鄴知匡國留後朱全忠引四鎮兵七萬趣同州鄴迎降 韓全誨等以李繼昭不

與之同遏絕不令見上時崔胤居第在開化坊繼昭
師所部六千餘人及關東諸道兵在京師者共守衛
之百官及士民避亂者皆往依之　庚戌遣供奉官
張紹孫召衆官崔胤等皆表辭不至壬子韓全誨等
陳兵殿前言於上曰全忠以大兵逼京師欲劫天子
幸雒陽求傳禪臣等請奉陛下幸鳳翔收兵拒之上
不許仗劍登乞巧樓全誨等逼上下樓上行纔及壽
春殿李彥弼已於御院縱火是日冬至上獨坐思政
殿翹一足一足蹋闌干庭無羣臣旁無侍者頃之不
得已與皇后妃嬪諸王百餘人皆上馬慟哭聲不絕

出門回顧禁中火已赫然是夕宿鄠縣朱全忠遣司馬鄴入華州謂韓建曰公不早知過自歸又煩此軍少留城下矣是日全忠自故市引兵南度渭韓建遣節度副使李巨川請降獻銀三萬兩助軍全忠乃西南趣赤水癸丑李茂貞迎車駕於田家磑上下馬慰接之甲寅車駕至盩厔乙卯留一日朱全忠至零口西聞車駕西幸與僚佐議復引兵還赤水左僕射致仕張濬說全忠曰韓建茂貞之黨不先取之必為後患全忠聞建有表勸天子幸鳳翔乃引兵逼其城建單騎迎謁全忠責之對曰建目不知書凡表章書檄

皆李巨川所爲全忠以巨川常爲建畫策斬之軍門
謂建曰公許入可卽往衣錦丁巳以建爲忠武節度
使理陳州以兵援送之以前商州刺史李存權知華
州徙忠武節度使趙珝爲匡國節度使車駕之在華
州也商賈輻湊韓建重征之二年得錢九百萬緡至
是全忠盡取之是時京師無天子行在無宰相崔胤
使太子太師盧渥等二百餘人列狀請朱全忠西迎
車駕又使王溥至赤水見全忠計事全忠復書曰進
則懼脇君之謗退則懷負國之慙然不敢不勉戊午
全忠發赤水　辛酉以兵部侍郎盧光啓權句當中

書事車駕留岐山三日壬戌至鳳翔　朱全忠至長安宰相帥百官班迎於長樂坡明日行復班辭於臨皐驛全忠賞李繼昭之功初令權知匡國留後復留爲兩街制置使賜與甚厚繼昭盡獻其兵八千人全忠使判官李擇裴鑄入奏事稱奉密詔及得崔胤書令臣將兵入朝韓全誨等矯詔答以朕避災至此非宦官所劫密詔皆崔胤詐爲之卿宜斂兵歸保土宇茂貞遣其將符道昭屯武功以拒全忠癸亥全忠將康懷貞擊破之　丁卯以盧光啓爲右諫議大夫參知機務　戊辰朱全忠至鳳翔軍於城東李茂貞登

城謂曰天子避災非臣下無禮讒人悞公至此全忠報曰韓全誨劫遷天子今來問罪迎扈還宮岐王苟不預謀何煩陳諭上屢詔全忠還鎮全忠乃拜表奉辭辛未移兵北趣邠州甲戌制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崔胤責授工部尚書戶部侍郎同平章事裴樞罷守本官乙亥朱全忠攻邠州丁丑靜難節度使李繼徽請降復姓名楊崇本全忠質其妻於河中令崇本鎮邠州全忠之西入關也韓全誨李茂貞以詔命徵兵河東茂貞仍以書求援於李克用克用遣李嗣昭將五千騎自沁州趣晉州與汴兵戰於平陽

北破之乙亥全忠發邠州戊寅次三原十二月癸未崔胤至三原見全忠趣之迎駕己丑全忠遣朱友寧攻盩厔不下戊戌全忠自往督戰盩厔降屠之全忠令崔胤帥百官及京城居民悉遷於華州　朱全忠之入關也戎昭節度使馮行襲遣副使魯崇矩聽命於全忠韓全誨遣中使二十餘人分道徵江淮兵屯金州以脅全忠行襲盡殺中使收其詔敕送全忠又遣中使徵兵於王建朱全忠亦遣使乞師於建建外修好於全忠罪狀李茂貞而陰勸茂貞堅守許之救援以武信節度使王宗佶前東川節度使王宗滌等

爲扈蹕指揮使將兵五萬聲言迎車駕其實襲茂貞
山南諸州
二年春正月癸丑朱全忠復屯三原又移軍武功河
東將李嗣昭周德威攻慈隰以分全忠兵勢　丁卯
以給事中韋貽範爲工部侍郎同平章事　丙子以
給事中嚴龜充岐汴和協使賜朱全忠姓李與李茂
貞爲兄弟全忠不從　三月庚戌上與李茂貞及宰
相學士中尉樞密宴酒酣茂貞及韓全誨亡去上問
韋貽範曰朕何以巡幸至此對曰臣在外不知固問
之不對上曰卿何得於朕前妄語云不知又曰卿既

以非道取宰相當於公事如法若有不可必準故事

怒目視之微言曰此賊兼須杖之二十顧謂韓偓曰

此輩亦稱宰相貽範屢以大杯勸上上不卽持貽範

舉杯直及上頤　夏四月丁酉崔胤自華州詣河中

泣訴於朱全忠恐李茂貞劫天子幸蜀宜以時迎奉

勢不可緩全忠與之宴胤親執板爲全忠歌以侑酒

　五月鳳翔人聞朱全忠且來皆懼癸丑城外居民

皆遷入城已未全忠將精兵五萬發河中至東渭橫

橋遇霖雨留旬日　庚午工部侍郎平章事韋貽範

遭母喪宦官薦翰林學士姚洎爲相洎謀於韓偓偓

曰若圖永久之利則莫若未就爲善倘出上意固無不可且汴軍旦夕合圍孤城難保家族在東可不慮乎洎乃移疾上亦自不許　六月丙子以中書舍人蘇檢爲工部侍郎同平章事時韋貽範在草土薦檢及姚洎於李茂貞上旣不用洎茂貞及宦官恐上自用人協力薦檢遂用之　丁丑朱全忠軍於虢縣甲申李茂貞大出兵自將之與朱全忠戰於虢縣之北大敗而還死者萬餘人丙戌全忠遣其將孔勍出散關攻鳳州拔之丁亥全忠進軍鳳翔城下全忠朝服嚮城而泣曰臣但欲迎車駕還宮耳不與岐王角

勝也遂爲五寨環之　秋七月韋貽範之爲相也多受人賂許以官既而母喪罷去日爲債家所譟親吏劉延美所負尤多故汲汲於起復日遣人詣兩中尉樞密及李茂貞求之甲戌命韓偓草貽範起復制偓曰吾腕可斷此制不可草卽上疏論貽範遭憂未數月遽令起復實駭物聽傷國體學士院二中使怒曰學士勿以死爲戲偓以疏授之解衣而寢二使不得已奏之上卽命罷草仍賜敕褒賞之八月乙亥朔班定無白麻可宣宦官喧言韓侍郎不肯草麻聞者大駭茂貞入見上曰陛下命相而學士不肯草麻與反

何異上曰卿輩薦貽範朕不之違學士不草麻朕亦
不之違況彼所陳事理明白君之何不從茂貞不悅
而出至中書見蘇檢曰姦邪朋黨宛然如舊扼腕者
久之貽範猶經營不已茂貞語人曰我實不知書生
禮數爲貽範所誤會當於邠州安置貽範乃止劉延
美赴井死　保大節度使李茂勳將兵屯三原救李
茂貞朱全忠遣其將康懷貞孔勍擊之茂勳遁去茂
勳茂貞之從弟也　庚戌李茂貞出兵夜襲奉天虜
汴將倪章邵棠以歸乙未茂貞大出兵與全忠戰不
勝暮歸汴兵追之幾入西門　己亥再起復前戸部

侍郎同平章事韋貽範使姚洎草制貽範不讓卽表謝明日視事　九月乙巳朱全忠以久雨士卒病召諸將議引兵歸河中親從指揮使高季昌左開道指揮使劉知俊曰天下英雄窺此舉一歲矣今茂貞已困柰何捨之去全忠患李茂貞堅壁不出季昌請以譎計誘致之募有能入城爲諜者騎士馬景請行曰此行必死願大王錄其妻子全忠惻然止之景不可時全忠遣朱友倫發兵於大梁明日將至當出兵迓之景請因此時給駿馬雜衆騎而出全忠從之命諸軍皆秣馬飽士丁未旦偃旗幟潛伏無得妄出營中

寂如無人景與衆騎偕出忽躍馬西去詐爲逃亡入
城告茂貞曰全忠舉軍遁矣獨留傷病者近萬人守
營今夕亦去矣請速擊之於是茂貞開門悉衆攻全
忠營全忠鼓於中軍百營俱出縱兵擊之又遣數百
騎據其城門鳳翔軍進退失據自蹈藉殺傷殆盡茂
貞自是喪氣始議與全忠連和奉車駕還京不復以
詔書勒全忠還鎮矣全忠表季昌爲宋州團練使
辛亥李茂貞盡出騎兵於鄜州就芻糧壬子朱全忠
穿蚰蜒壕圍鳳翔設犬鋪鈴架以絕內外　冬十月
戊寅夜李茂貞假子彥詢帥三團步兵犇於汴軍已

卯李彥韜繼之庚辰朱全忠遣幕僚司馬鄴奉表入
城甲申又遣使獻熊白自是獻食物繒帛相繼上皆
先以示李茂貞使啓視之茂貞亦不敢啓丙戌復遣
使請與茂貞議連和民出城樵採者皆不抄掠丁亥
全忠表請修宮闕及迎車駕己丑遣國子司業薛昌
祚內使王廷續齎詔賜全忠癸巳茂貞復出兵擊汴
軍城西寨敗還全忠以絳袍衣降者使招呼城中人
鳳翔軍夜縋去及因樵採去不返者甚衆是後茂貞
或遣兵出擊汴軍多不爲用散還茂貞疑上與全忠
有密約壬寅更於御院北垣外增兵防衞 十一月

癸卯朔保大節度使李茂勳帥其衆萬餘人救鳳翔屯於城北阪上與城中舉烽相應　甲辰上使趙國夫人詗學士院二使皆不在亟召韓偓姚洎竊見之於土門外執手相泣洎請上速還恐爲它人所見上遽去　朱全忠遣其將孔勍李暉將兵乘虛襲鄜坊壬子拔坊州甲寅大雪汴軍冒之夕進五鼓抵鄜州城下鄜人不爲備汴軍入城城中兵尚八千人格鬭至午鄜人始敗擒留後李繼璙勍撫存李茂勳及將士之家按堵無擾命李暉權知軍府事茂勳聞之引兵遁去汴軍每夜鳴鼓角城中地如動攻城者詬城

上人云劫天子賊乘城者詬城下人云奪天子賊是冬大雪城中食盡凍餒死者不可勝計或臥未死肉已爲人所冎市中賣人肉斤值錢百犬肉值五百茂貞儲侍亦竭以犬彘供御膳上鬻御衣及小皇子衣於市以充用削漬松柹以飼御馬　丙子戶部侍郎同平章事韋貽範薨　癸亥朱全忠遣人薙城外草以困城中甲子李茂貞增兵守宮門諸宦官自度不免互相尤怨蘇檢數爲韓偓經營入相言於茂貞及中尉樞密且遣親吏告偓偓怒曰公與韋公自貶所召歸旬月致位宰相訖不能有所爲今朝夕不濟乃

欲以此相污邪　十二月李茂勳遣使請降於朱全忠更名周彝於是茂貞山南州鎮皆入王建關中州鎮皆入全忠坐守孤城乃密謀誅宦官以自贖遺全忠書曰禍亂之興皆由全誨僕迎駕至此以備它盜公既志匡社稷請公迎扈還宮僕以弊甲彫兵從公陳力全忠復書曰僕舉兵至此正以乘輿播遷公能協力固所願也　丁酉上召李茂貞蘇檢李繼誨李彥弼李繼岌李繼遠李繼忠入議與朱全忠和上曰十六宅諸王以下凍餒死者日有數人在內諸王及公主妃嬪一日食粥一日食湯餅今亦竭矣卿等意

如何皆不對上曰速當和解耳鳳翔兵十餘人遮韓全誨於左銀臺門詬罵曰闔境塗炭闔城餓死正爲軍容輩數人耳全誨叩頭訴於茂貞茂貞曰卒輩何知命酌酒兩杯對飲而罷又訴於上上亦諭解之李繼昭謂全誨曰昔楊軍容破楊守亮一族今軍容亦破繼昭一族邪慢罵之遂出降於全忠復姓符名道昭三年春正月甲辰遣殿中侍御史崔構供奉官郭遵誨詣朱全忠營丙午李茂貞亦遣牙將郭啓期往議和解　戊申李茂貞獨見上中尉韓全誨張彥弘樞密使袁易簡周敬容皆不得對茂貞請誅全誨等與

朱全忠和解奉車駕還京上喜卽遣內養帥鳳翔卒
四十人收全誨等斬之以御食使第五可範爲左軍
中尉宣徽南院使仇承坦爲右軍中尉王知古爲上
院樞密使楊虔朗爲下院樞密使是夕又斬李繼筠
李繼誨李彥弼及內諸司使韋處廷等十六人己酉
遣韓偓及趙國夫人詣全忠營又遣使囊全誨等二
十餘人首以示全忠曰曏來脅留車駕懼罪離閒不
欲協和皆此曹也今朕與茂貞決意誅之卿可曉諭
諸軍以豁衆憤辛亥全忠遣觀察判官李振奉表入
謝全誨等已誅而全忠圍猶未解茂貞疑崔胤教全

忠欲必取鳳翔白上急召胤令帥百官赴行在凡四
降詔三賜朱書御札言甚切至悉復故官爵胤竟稱
疾不至茂貞懼自致書於胤辭甚卑遜全忠亦以書
召胤且戲之曰吾未識天子須公來辨其是非胤始
來甲寅鳳翔始啓城門丙辰全忠巡諸寨至城北有
鳳翔兵自北山下全忠疑其逼己遣兵擊之擒其將
李繼欽上遣趙國夫人馮翊夫人詣全忠營詰其故
全忠遣親吏蔣玄暉奉表入奏李茂貞請以其子侃
尚平原公主又欲以蘇檢女爲景王祕妃以自固平
原何后之女也后意難之上曰且令我得出何憂爾

女后乃從之壬戌平原公主嫁宋侃納景王妃蘇氏
時鳳翔所誅宦官已七十二人朱全忠又密令京兆
搜捕致仕不從行者誅九十人甲子車駕出鳳翔幸
全忠營全忠素服待罪命客省使宣旨釋罪去三仗
止報平安以公服入謝全忠見上頓首流涕上命韓
偓扶起之上亦泣曰宗廟社稷賴卿再安朕與宗族
賴卿再生親解玉帶以賜之少休卽行全忠單騎前
導十許里上辭之全忠乃令朱友倫將兵扈從自留
部分後隊焚撤諸寨友倫存之子也是夕車駕宿岐
山丁卯至興平崔胤始帥百官迎謁復以胤爲司空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領三司如故己巳入長安庚午全忠崔胤同對胤奏國初承平之時宦官不典兵豫政天寶以來宦官浸盛貞元之末分羽林衛爲左右神策軍以便衛從始令宦官主之以二千人爲定制自是參掌機密奪百司權上下彌縫共爲不法大則構扇藩鎮傾危國家小則賣官鬻獄蠹害朝政王室衰亂職此之由不翦其根禍終不已請悉罷內諸司使其事務盡歸之省寺諸道監軍俱召還闕下上從之是日全忠以兵驅宦官第五可範已下數百人於內侍省盡殺之冤號之聲徹於內外其出使外方者

詔所在收捕誅之止留黃衣幼弱者三十人以備灑掃又詔成德節度使王鎔選進五十人充敕使取其土風深厚人性謹樸也上愍可範等或無罪爲文祭之自是宣傳詔命皆令宮人出入其兩軍內外八鎭兵悉屬六軍以崔胤兼判六軍十二衛事

臣光曰宦者用權爲國家患其來久矣蓋以出入宮禁人主自幼及長與之親狎非如三公六卿進見有時可嚴憚也其閒復有性識儇利語言辯給善伺候顏色承迎志趣受命則無違迕之患使令則有稱愜之效自非上智之主燭知物情慮患深

遠侍奉之外不任以事則近者日親遠者日疎甘言卑辭之請有時而從浸潤膚受之愬有時而聽於是黜陟刑賞之政潛移於近習而不自知如飲麴酒嗜其味而忘其醉也黜陟刑賞之柄移而國家不危亂者未之有也東漢之衰宦官最名驕橫然皆假人主之權依憑城社以濁亂天下未有能劫脅天子如制嬰兒廢置在手東西出其意使天子畏之若乘虎狼而挾蛇虺如唐世者也所以然者非它漢不握兵唐握兵故也太宗鑒前世之弊深抑宦官無得過四品明皇始隳舊章是崇是長

晚節令高力士省決章奏乃至進退將相時與之議自太子王公皆畏事之宦官自此熾矣及中原板蕩肅宗收兵靈武李輔國以東宮舊隸參豫軍謀寵過而驕不復能制遂至愛子慈父皆不能庇以憂悸終代宗踐阼仍遵覆轍程元振魚朝恩相繼用事竊弄刑賞壅蔽聰明視天子如委裘陵宰相如奴虜是以來瑱入朝遇讒賜死吐蕃深侵郊甸匿不以聞致狼狽幸陝李光弼危疑憤鬱以隕其生郭子儀擯廢家居不保丘壟僕固懷恩冤抑無訴遂棄勳庸更爲叛亂德宗初立頗振紀綱宦

官稍絀而返自興元猜忌諸將以李晟渾瑊爲不
可信悉奪其兵而以竇文場霍仙鳴爲中尉使典
宿衛自是太阿之柄落其掌握矣憲宗末年吐突
承璀欲廢嫡立庶以成陳洪志之變寶歷狎暱羣
閹劉克明與蘇佐明爲逆其後絳王及文武宣懿
僖昭六世皆爲宦官所立勢益驕橫王守澄仇士
良田令孜楊復恭劉季述韓全誨爲之魁傑自稱
定策國老目天子爲門生根深蔕固疾成膏肓不
可救藥矣文宗深憤其然志欲除之以宋申錫之
賢猶不能有所爲反受其殃況李訓鄭注反覆小

人欲以一朝譎詐之謀翦累世膠固之黨遂至涉血禁塗積尸省戶公卿大臣連頸就誅闔門屠滅天子陽瘖縱酒飲泣吞氣自比赧獻不亦悲乎以宣宗之嚴毅明察猶閉目搖首自謂畏之況懿僖之驕侈苟聲色毬獵足充其欲則政事一以付之呼之以父固無怪矣賊污宮闕兩幸梁益皆令孜所爲也昭宗不勝其恥力欲清滌而所任不得其人所行不由其道始則張濬覆軍於平陽增李克用跋扈之勢復恭亡命於山南啟宋文通不臣之心終則兵及闕庭矢及御衣漂泊莎城流寓華陰

幽辱東內劫遷岐陽崔昌遐無如之何更召朱全忠以討之連兵圍城再罹寒暑御膳不足於糧糒王侯斃踣於飢寒然後全誨就誅乘輿東出翦滅其黨靡有孑遺而唐之廟社因以丘墟矣然則宦者之禍始於明皇盛於肅代成於德宗極於昭宗易曰履霜堅冰至爲國家者防微杜漸可不愼其始哉此其爲患章章尤著者也自餘傷賢害能召亂致禍賣官鬻獄沮敗師徒蠹害烝民不可徧舉夫寺人之官自三王之世載於詩禮所以謹閨闥之禁通內外之言安可無也如巷伯之疾惡寺人

拔之事君鄭眾之辭賞呂彊之直諫曹日昇之救患馬存亮之弭亂楊復光之討賊嚴遵美之避權張承業之竭忠其中豈無賢才乎顧人主不當與之謀議政事進退士大夫使有威福足以動人耳果或有罪小則刑之大則誅之無所寬赦如此雖使之專橫孰敢哉豈可不察臧否不擇是非欲草薙而禽獮之能無亂乎是以袁紹行之於前而董卓弱漢崔昌遐襲之於後而朱氏篡唐雖快一時之忿而國隨以亡是猶惡衣之垢而焚之患木之蠹而伐之其爲害豈不益多哉孔子曰人而不仁

疾之已甚亂也斯之謂矣

三年春二月壬申朔詔比在鳳翔所除官一切停時宦官盡死惟河東監軍張承業幽州監軍張居翰清海監軍程匡柔西川監軍魚全禋及致仕嚴遵美爲李克用劉仁恭楊行密王建所匿得全斬它四以應詔甲戌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陸扆責授沂王傅分司車駕還京師賜諸道詔書獨鳳翔無之扆曰茂貞罪雖大然朝廷未與之絕今獨無詔書示人不廣崔胤怒奏貶之宮人宋柔等十一人皆韓全誨所獻及僧道士與宦官親厚者二十餘人並送京兆杖殺

上謂韓偓曰崔胤雖盡忠然比卿頗用機數對曰凡爲天下者萬國皆屬之耳目安可以機數欺之莫若推誠直致雖日計之不足而歲計之有餘也　丙子工部侍郎同平章事蘇檢吏部侍郎盧光啓並賜自盡丁丑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王溥爲太子賓客分司皆崔胤所惡也　戊寅賜朱全忠號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賜其僚佐敬翔等號迎鑾協贊功臣諸將朱友寧等號迎鑾果毅功臣都頭以下號四鎮靜難功臣上議襃崇全忠欲以皇子爲諸道兵馬元帥以全忠副之崔胤請以輝王祚爲之上曰濮王長胤

承全忠密旨利祚沖幼固請之己卯以祚爲諸道兵馬元帥庚辰加全忠守太尉充副元帥進爵梁王以胤爲司徒兼侍中胤恃全忠之勢專權自恣天子動靜皆稟之朝臣從上幸鳳翔者凡貶逐三十餘人刑賞繫其愛憎中外畏之重足一迹以敬翔守太府卿朱友寧領寧遠節度使全忠表符道昭同平章事充天雄節度使遣兵援送之秦州不得至而還　初翰林學士承旨韓偓之登進士第也御史大夫趙崇知貢舉上返自鳳翔欲用偓爲相偓薦崇及兵部侍郎王贊自代上欲從之崔胤惡其分己權使朱全忠入

爭之全忠見上曰趙崇輕薄之魁王贊無才用韓偓何得妄薦爲相上見全忠怒甚不得已癸未貶偓濮州司馬上密與偓泣別偓曰是人非復前來之比臣得遠貶及死乃幸耳不忍見簒弒之辱　己丑上令朱全忠與李茂貞書取平原公主茂貞不敢違遽歸之　壬辰以朱友裕爲鎮國節度使乙未全忠奏留步騎萬人於故兩軍以朱友倫爲左軍宿衛都指揮使又以汴將張廷範爲宮苑使王殷爲皇城使蔣玄暉充街使於是全忠之黨布列徧於禁衛及京輔戊戌全忠辭歸鎮留宴壽春殿又餞之於延喜樓上臨

軒泣別令於樓前上馬上又賜全忠詩全忠亦和進又賜楊柳枝辭五首百官班辭於長樂驛崔胤獨送至霸橋自置餞席夜二鼓胤始還入城上復召對問以全忠安否置酒奏樂至四鼓乃罷　李克用使者還晉陽言崔胤之横克用曰胤爲人臣外倚賊勢內脅其君既執朝政又握兵權權重則怨多勢侔則釁生破家亡國在眼中矣　夏五月崔胤奏左右龍武羽林神策等軍名存實亡侍衛單寡請每軍募步兵四將每將二百五十人騎兵一將百人合六千六百人選其壯健者分番侍衛從之令六軍諸衛副使京

兆尹鄭元規立格召募於市　冬十月辛巳宿衞都
指揮使朱友倫與客擊毬於左軍墜馬而卒全忠悲
怒疑崔胤故爲之凡與同戲者十餘人盡殺之遣其
兄子友諒代典宿衞　初崔胤假朱全忠兵力以誅
宦官全忠旣破李茂貞併呑關中威震天下遂有篡
奪之志胤懼與全忠外雖親厚私心漸異乃謂全忠
曰長安密邇茂貞不可不爲守禦之備六軍十二衞
但有空名請召募以實之使公無西顧之憂全忠知
其意曲從之陰使麾下壯士應募以察其變胤不之
知與鄭元規等繕治兵仗日夜不息及朱友倫死全

忠益疑胤且欲遷天子都雒恐胤立異
天祐元年春正月全忠密表司徒兼侍中判六軍十
二衛事充鹽鐵轉運使判度支崔胤專權亂國離間
君臣并其黨刑部尙書兼京兆尹六軍諸衛副使鄭
元規威遠軍使陳班等皆請誅之乙巳詔責授胤太
子少傅分司貶元規循州司戶班溱州司戶丙午下
詔罪狀胤等以裴樞判左三軍事充鹽鐵轉運使獨
孤損判右三軍事兼判度支胤所募兵并縱遣之以
兵部尙書崔遠爲中書侍郞翰林學士左拾遺柳璨
爲右諫議大夫並同平章事璨公綽之從孫也戊申

朱全忠密令宿衞都指揮使朱友諒以兵圍崔胤第殺胤及鄭元規陳班并胤所親厚者數人　初上在華州朱全忠屢表請上遷都雒陽上雖不許全忠常令東都留守佑國節度使張全義繕修宮室全忠之克邠州也質靜難軍節度使楊崇本妻子於河中崇本妻美全忠私焉既而歸之崇本怒使謂李茂貞曰唐室將滅父何忍坐視之乎遂相與連兵侵逼京畿復姓名爲李繼徽己酉全忠引兵屯河中丁巳上御延喜樓朱全忠遣牙將寇彥卿奉表稱邠岐兵逼畿甸請上遷都雒陽及下樓裴樞已得全忠移書促百

官東行戊午驅徙士民號哭滿路罵曰賊臣崔胤召朱温來傾覆社稷使我曹流離至此老幼襁屬月餘不絕壬戌車駕發長安全忠以其將張廷範爲御營使毀長安宮室百司及民間廬舍取其材浮渭沿河而下長安自是遂丘墟矣全忠發河南北諸鎮丁匠數萬令張全義治東都宮室江浙湖嶺諸鎮附全忠者皆輸貨財以助之甲子車駕至華州民夾道呼萬歲上泣謂曰勿呼萬歲朕不復爲汝主矣館於興德宮謂侍臣曰鄙語云紇干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朕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因泣下沾襟左右莫

能仰視二月乙亥車駕至陜以東都宮室未成駐畱
於陜丙子全忠自河中來朝上延全忠入寢室見何
后后泣曰自今大家夫婦委身全忠矣　三月丁未
以朱全忠兼判左右神策及六軍諸衛事癸丑全忠
置酒私第邀上臨幸乙卯全忠辭上先赴雒陽督修
宮室上與之宴羣臣旣罷上獨畱全忠及忠武節度
使韓建飲皇后出自捧玉巵以飲全忠晉國夫人可
證附上耳語建躡全忠足全忠以爲圖己不飲陽醉
而出全忠奏以長安爲佑國軍以韓建爲佑國節度
使以鄭州刺史劉知俊爲匡國節度使丁巳上復遣

閒使以絹詔告急於王建楊行密李克用等令糾帥藩鎮以圖匡復曰朕至雒陽則爲所幽閉詔敕皆由其手朕意不得復通矣　夏四月辛巳朱全忠奏雒陽宮室已成請車駕早發表章相繼上累遣宮人諭以皇后新產未任就路請俟十月東行全忠疑上徘徊俟變怒甚謂牙帳寇彥卿曰汝速至陝即日促官家發來閏月丁酉車駕發陝壬寅全忠逆於新安上之在陝也司天監奏星氣有變期在今秋不利東行故上欲以十月幸雒至是全忠令醫官許昭遠告醫官使閻祐之司天監王墀內都知韋周晉國夫人可

證等謀害元帥悉收殺之癸卯上憩於穀水自崔胤
之死六軍散亡俱盡所餘擊毬供奉內園小兒共二
百餘人從上而東全忠猶忌之爲設食於幄盡縊殺
之豫選二百餘人大小相類者衣其衣服代之侍衛
上初不覺累日乃寤自是上之左右職掌使令皆全
忠之人矣甲辰車駕發穀水入宮御正殿受朝賀乙
巳御光政門赦天下改元更命陝州曰興唐府詔討
李茂貞楊崇本戊寅敕內諸司惟留宣徽等九使外
餘皆停廢仍不以內夫人充使以蔣玄暉爲宣徽南
院使兼樞密使王殷爲宣徽北院使兼皇城使張廷

範爲金吾將軍充街使以韋震爲河南尹兼六軍諸衛副使又徵武寧留後朱友恭爲左龍武統軍保大節度使氏叔琮爲右龍武統軍典宿衛皆全忠之腹心也癸丑以張全義爲天平節度使乙卯以全忠爲護國宣武宣義忠武四鎭節度使　五月帝宴朱全忠及百官於崇勳殿既罷復召全忠宴於內殿全忠疑不入帝曰全忠不欲來可令敬翔來全忠擿翔使去曰翔亦醉矣辛未全忠東還乙亥至大梁　初朱全忠自鳳翔迎車駕還見德王裕眉目疎秀且年齒已壯惡之私謂崔胤曰德王嘗奸帝位豈可復留公

何不言之胤言於帝帝問全忠全忠曰陛下父子之間臣安敢竊議此崔胤賣臣耳帝自離長安日憂不測與皇后終日沈飲或相對涕泣全忠使樞密使蔣玄暉伺察帝動靜皆知之帝從容謂玄暉曰德王朕之愛子全忠何故堅欲殺之因泣下齧中指血流玄暉具以語全忠全忠愈不自安時李茂貞楊崇本李克用劉仁恭王建楊行密趙匡凝移檄往來皆以興復爲辭全忠方引兵西討以帝有英氣恐變生於中欲立幼君易謀禪代乃遣判官李振至雒陽與玄暉及左龍武統軍朱友恭右龍武統軍氏叔琮等圖之

八月壬寅帝在椒殿玄暉選龍武牙官史太等百人夜叩宮門言軍前有急奏欲面見帝夫人裴貞一開門見兵曰急奏何以兵爲史太殺之玄暉問至尊安在昭儀李漸榮臨軒呼曰寧殺我曹勿傷大家帝方醉遽起單衣繞柱走史太追而弒之漸榮以身蔽帝太亦殺之又欲殺何后后求哀於玄暉乃釋之癸卯蔣玄暉矯詔稱李漸榮裴貞一弒逆宜立輝王祚爲皇太子更名柷監軍國事又矯皇后令太子於柩前卽位宮中恐懼不敢出聲哭丙午昭宣帝卽位時年十三 冬十月朱全忠聞朱友恭等弒昭宗陽驚號

哭自投於地曰奴輩負我令我受惡名於萬代癸巳至東都伏梓宮慟哭流涕又見帝自陳非己志請討賊先是護駕軍士有掠米於市者甲午全忠奏朱友恭氏叔琮不戢士卒侵擾市肆友恭貶崖州司戶復姓名李彥威叔琮貶白州司戶尋皆賜自盡彥威臨刑大呼曰賣我以塞天下之謗如鬼神何行事如此望有後乎丙申天平節度使張全義來朝丁酉復以全忠爲宣武護國宣義天平節度使以全義爲河南尹兼忠武節度使判六軍諸衛事乙巳全忠辭赴鎮庚戌至大梁

昭宣帝天祐二年春二月戊戌全忠使蔣玄暉邀昭宗諸子德王裕棣王祤虔王禊沂王禋遂王禕景王祕祁王祺雅王禛瓊王祥置酒九曲池酒酣悉縊殺之投尸池中　三月戊寅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獨孤損同平章事充靜海節度使以禮部侍郎河間張文蔚同平章事甲申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裴樞爲左僕射崔遠爲右僕射並罷政事初柳璨及第不四年爲宰相性傾巧輕佻時天子左右皆朱全忠腹心璨曲意事之同列裴樞崔遠獨孤損皆朝廷宿望意輕之璨以爲憾和王傅張廷範本優人有寵於全忠

奏以爲太常卿樞曰廷範勳臣幸有方鎭何藉樂卿
恐非元帥之旨持之不下全忠聞之謂賓佐曰吾常
以裴十四器識眞純不入浮薄之黨觀此議論本態
露矣璨因此并遠損譖於全忠故三人皆罷　夏五
月乙丑彗星長竟天柳璨恃朱全忠之勢恣爲威福
會有星變占者曰君臣俱災宜誅殺以應之璨因疏
其素所不快者於全忠曰此曹皆聚徒横議怨望腹
誹宜以之塞災異李振亦言於全忠曰朝廷所以不
理良由衣冠浮薄之徒紊亂綱紀且王欲圖大事此
曹皆朝廷之難制者也不若盡去之全忠以爲然癸

酉貶獨孤損爲棣州刺史裴樞爲登州刺史崔遠爲萊州刺史乙亥貶吏部尚書陸扆爲濮州司戶工部尚書王溥爲淄州司戶庚辰貶太子太保致仕趙崇爲曹州司戶兵部侍郎王贊爲濰州司戶自餘或門冑高華或科第自進居三省臺閣以名檢自處聲迹稍著者皆指以爲浮薄貶逐無虛日搢紳爲之一空辛巳再貶裴樞爲瀧州司戶獨孤損爲瓊州司戶崔遠爲白州司戶　六月戊子朔敕裴樞獨孤損崔遠陸扆王溥趙崇王贊等並所在賜自盡時全忠聚樞等及朝士貶官者三十餘人於白馬驛一夕盡殺之

投尸於河初李振屢舉進士竟不中第故深疾搢紳之士言於全忠曰此輩嘗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爲濁流全忠笑而從之振每自汴至雒朝臣必有竄逐者時人謂之鴟梟見朝士皆頤指氣使旁若無人全忠嘗與僚佐及遊客坐於大柳之下全忠獨言曰此木宜爲車轂衆莫應有遊客數人起應曰宜爲車轂全忠勃然厲聲曰書生輩好順口玩人皆此類也車轂須用夾榆柳木豈可爲之顧左右曰尚何待左右數十人捽言宜爲車轂者悉撲殺之　冬十月丙戌朔以朱全忠爲諸道兵馬元帥別開幕府是日全

忠部署將士將歸大梁忽變計欲乘勝擊淮南敬翔諫曰今出師未踰月平兩大鎮闢地數千里遠近聞之莫不震慴此威望可惜不若且歸息兵俟釁而動不聽 辛卯朱全忠發襄州壬辰至棗陽遇大雨自申州抵光州道險狹塗潦人馬疲乏士卒尚未冬服多逃亡全忠使人謂光州刺史柴再用曰下我以汝爲蔡州刺史不下且屠城再用嚴設守備戎服登城見全忠拜伏甚恭曰光州城小兵弱不足以辱王之威怒王苟先下壽州敢不從命全忠留其城東旬日而去 戊申朱全忠發光州迷失道百餘里又遇雨

比及壽州壽人堅壁淸野以待之全忠欲圖之無林木可爲柵乃退屯正陽　十一月丙辰朱全忠度淮而北柴再用抄其後軍斬首三千級獲輜重萬計全忠悔之躁忿尤甚丁卯至大梁先是全忠急於傳禪密使蔣玄暉等謀之玄暉與柳璨等議以魏晉以來皆先封大國加九錫殊禮然後受禪當次第行之乃先除全忠諸道元帥以示有漸仍以刑部尚書裴迪爲送官告使全忠大怒宣徽副使王殷趙殷衡疾玄暉權寵欲得其處因譖之於全忠曰玄暉璨等欲延唐祚故逗留其事以須變玄暉聞之懼自至壽春具

言其狀全忠曰汝曹巧述閑事以沮我借使我不受九錫豈不能作天子邪玄暉曰唐祚已盡天命歸王愚智皆知之玄暉與柳璨等非敢有背德但以今茲晉燕岐蜀皆吾勍敵王遽受禪彼心未服不可不曲盡義理然後取之欲爲王創萬代之業耳全忠叱曰奴果反矣玄暉惶遽辭歸與璨議行九錫時天子將郊祀百官既習儀裴迪自大梁還言全忠怒曰柳璨蔣玄暉等欲延唐祚乃郊天也璨等懼庚午敕改用來年正月上辛　柳璨蔣玄暉等議加朱全忠九錫朝士多竊懷憤悒禮部尚書蘇循獨揚言曰梁王功

業顯大歷數有歸朝廷速宜揖讓朝士無敢違者辛
巳以全忠爲相國總百揆以宣武宣義天平護國天
雄武順佑國河陽義武昭義保義戎昭武定泰寧平
盧忠武匡國鎮國武寧忠義荆南等二十一道爲魏
國進封魏王仍加九錫全忠怒其稽緩讓不受十二
月戊子命樞密使蔣玄暉齎手詔詣全忠諭指癸巳
玄暉自大梁還言全忠怒不觧甲午柳璨奏稱人望
歸梁王陛下釋重負今其時也卽日遣璨詣大梁達
傳禪之意全忠拒之初璨陷害朝士過多全忠亦惡
之璨與蔣玄暉張廷範朝夕宴聚深相結爲全忠謀

禪代事何太后泣遣宮人阿秋阿虔達意玄暉語以它日傳禪之後求子母生全王殷趙殷衡譖玄暉云與柳璨張廷範於積善宮夜宴對太后焚香爲誓期興復唐祚全忠信之乙未收玄暉及豐德庫使應頊御廚使朱建武繫河南獄以王殷權知樞密趙殷衡權判宣徽院事全忠三表辭魏王九錫之命丁酉詔許之更以爲天下兵馬元帥然全忠已修大梁府舍爲宮闕矣是日斬蔣玄暉杖殺應頊朱建武庚子省樞密使及宣徽南院使獨置宣徽使一員以王殷爲之趙殷衡爲副使辛丑敕罷宮人宣傳詔命及參隨

視朝追削蔣玄暉爲凶逆百姓令河南揭尸於都門外聚衆焚之玄暉既死王殷與趙殷衡又誣玄暉私侍何太后令阿秋阿虔通導往來己酉全忠密令殷殷衡害太后於積善宮敕追廢太后爲庶人阿秋阿虔皆於殿前撲殺庚戌以皇太后喪廢朝三日辛亥敕以宮禁內亂罷來年正月上辛謁郊廟禮癸丑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柳璨貶登州刺史太常卿張廷範貶萊州司戶甲寅斬璨於上東門外車裂廷範於都市璨臨刑呼曰負國賊柳璨死其宜矣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　初梁王以河北諸鎮皆服惟

幽滄未下故大舉伐之欲以堅諸鎭之心既而潞州内叛王燒營而還威望大沮恐中外因此離心欲速受禪以鎭之丁亥王入館於魏有疾臥府中魏博節度使羅紹威恐王襲之入見王曰今四方稱兵爲王患者皆以翼戴唐室爲名王不如早滅唐以絕人望王雖不許而心德之乃亟歸壬寅至大梁甲辰唐昭宣帝遣御史大夫薛貽矩至大梁勞王貽矩請以臣禮見王揖之升階貽矩曰殿下功德在人三靈改卜皇帝方行舜禹之事臣安敢違乃北面拜舞於庭王側身避之貽矩還言於帝曰元帥有受禪之意矣帝

乃下詔以二月禪位於梁又遣宰相以書諭王王辭
二月唐大臣共奏請昭宣帝遜位壬子詔宰相帥
百官詣元帥府勸進王遣使卻之於是朝臣藩鎮乃
至湖南嶺南上牋勸進者相繼 三月庚寅唐昭宣
帝詔薛貽矩再詣大梁諭禪位之意又詔禮部尚書
蘇循齎百官牋詣大梁 甲辰唐昭宣帝降御札禪
位於梁以攝中書令張文蔚為冊禮使禮部尚書蘇
循副之攝侍中楊涉為押傳國寶使翰林學士張策
副之御史大夫薛貽矩為押金寶使尚書左丞趙光
逢副之帥百官備法駕詣大梁楊涉子直史館凝式

言於涉曰大人爲唐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況手持天子璽綬與人雖保富貴奈千載何盍辭之涉大駭曰汝滅吾族神色爲之不寧者數日 夏四月梁王始御金祥殿受百官稱臣下書稱教令自稱曰寡人辛亥令諸牋表簿籍皆去唐年號但稱月日丙辰張文蔚等至大梁 壬戌梁王更名晃王兄全昱聞王將即帝位謂王曰朱三爾可作天子乎甲子張文蔚楊涉乘輅自上源驛從冊寶諸司各備儀衛鹵簿前導百官從其後至金祥殿前陳之王被袞冕即皇帝位張文蔚蘇循奉冊升殿進讀楊涉張策

薛貽矩趙光逢以次奉寶升殿讀已降帥百官舞蹈稱賀帝遂與文蔚等宴於玄德殿帝舉酒曰朕輔政未久此皆諸公推戴之力文蔚等皆慚懼俯伏不能對獨蘇循薛貽矩及刑部尚書張禕盛稱帝功德宜應天順人帝復與宗戚飲博於宮中酒酣朱全昱忽以投瓊擊盆中迸散睨帝曰朱三汝本碭山一民也從黃巢爲盜天子用汝爲四鎮節度使富貴極矣奈何一旦滅唐家三百年社稷自稱帝王行當滅族奚以博爲帝不懌而罷乙丑命有司告天地宗廟社稷丁卯遣使宣諭州鎮戊辰大赦改元國號大梁奉唐

昭宣帝爲濟陰王皆如前代故事唐中外舊臣官爵並如故以汴州爲開封府命曰東都以故東都爲西都廢故西京以京兆府爲大安府置佑國軍於大安府更名魏博曰天雄軍遷濟陰王於曹州栫之以棘使甲士守之

二年春二月癸亥酖殺濟陰王於曹州追謚曰唐哀皇帝

張溥曰袁紹戮常侍而董卓亡漢崔胤血軍容而朱温篡唐禍亂一轍今古同悲尋所尤痛心者二賊於誅宦官俱無功徒委以天下爾袁紹

爲何進畫策多召四方猛將引兵向京師脅太后行誅僇者惡張讓趙忠段珪等之專也讓等殺進長樂宮吳匡叫號盧植執戈紹閉北宮門捕斬無遺讓珪挾獻帝出走閔貢逐之惶怖投河死諸臣發憤俄頃宮禁立淸未嘗假卓一矢之力乃聽其恣睢廢立胡爲也劉季述王仲先擅廢昭宗錮於少陽院崔胤謀誅之忠節不異袁紹然請師汴州溫觀望不前卒賴結孫德昭董從實周承誨大呼疾斬元旦陳兵萬梃交下四侯族滅不俟終朝溫聞之惟有拊心歎咤愧

不勤王豈敢言勞肩於是時堅南司典兵之請循韓偓太甚之戒以道消息不資外權卽憲敬積讎交僨宿憤可次第修復豈特四星終吉萬乘延洪哉惜也國賊未滅先樹私交根本不堅更排異己韓全誨潛伺其謀召李茂貞以敵溫一帝之身二鎭爭之宰相與宦官又爭之天子之命寄於逆旅六宮之辱感於行路雖溫勢强大足控茂貞岐汴交合誅韓全誨張彥弘等以和然今日鳳翔明日長安又明日則洛陽欲弒君者先劫君以遷一遷則亡其家再遷則亡妻

子三遷則亡其身神堯天祚卒與巷伯同盡悲
夫抑論察本末足爲人臣龜鑑者有三伺李逑
等憑陵無上同黨悉屠宦官專政之禍也崔胤
外結强援刃集厥躬大臣自私之害也蔣玄暉
柳璨張廷範弑君追禪譖殺朝士旋受誅夷賊
臣賣國之刑也雖積宮府痛在普天闕下之戰
寺人不居其福內省之誅外廷不忍爲賀五行
生尅貴水濟火而無水滅火斯天地所以平成
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十七